

伤心女孩

(香港)小诗著



SHANG XIN NU HAI

伤心女孩

诗情小说

[香港] 小诗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 新登字 01 号

伤 心 女 孩

小 诗 著

责任编辑 兰纪先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79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7—215—02489—X/I·306

定 价 4.80 元

前 言

都市少男少女的情感生活，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每一个波澜都牵动长辈、父母的思绪，每一个故事都扣击同代人的心扉，引出悲喜或感叹。

我们更关注少女的生活与命运，她们的明眸，几乎能折射整个人类的善与美、丑与恶，给人们震动和启迪。于是，女孩，成了这部“诗情”小说的主角。

这人世间甜蜜的、悲伤的奇迹，也许是属于女人的专利。我们为“女孩们”写的书，却是为了奉献给更多的读者，让他们和我们一道高兴和流泪。

女人的眼泪，比笑容还要真实珍贵。

为了这份真实和珍贵，我们可以付出一切。

作者

1993年6月

巴人村写作坊

内 容 提 要

雪雪的心分成三块：

父亲、母亲，还有白姐姐。

每一处都有爱，然而每一处的爱的另一个名字，却叫——伤感。

父母已经分居，雪雪往返穿梭于三个家庭。

无所适从，进退两难，雪雪常觉得自己像一朵浮云，随风吹到哪里都行。

另一个大女孩，也陷入更深的困惑：“理解我什么？一个女人，曾是她养父的情人，现在又是她生父的太太，我在她心里会成为一个可怕女巫的！”

现代女孩，在现代社会的现代感情，错综交织，有诗意也有热泪，有喜剧也有悲剧。本书作者以大胆诗情的笔调，复杂、曲折的故事，去开拓现代女孩的内心隐秘，吐露她们的纯真心灵，必然引起广大读者共鸣，更受关注少男少女情感生活的朋友欢迎。

目 录

第一章	花季诗情	(2)
第二章	彩虹易逝	(31)
第三章	祝福青春	(62)
第四章	少男少女	(88)
第五章	爱煞情迷	(112)
第六章	黄花若梦	(136)
第七章	海边多风	(166)
第八章	往事如烟	(190)
第九章	缘起心灵	(214)
第十章	伤心小岛	(238)

橄榄世界

青春是长长的寂寞
也是熊熊的火焰
记忆是催眠的歌谣
也是自由自在的帆
人生如变幻的四季
又如同一声短叹
爱情是热烈的投入
又是孤独的反叛

时光是流水也是永远
灵魂是山峰也是深渊
等待是幸福也是埋怨
白天的反面总是夜晚
有多少温柔就有多少冷淡
有多少明日就有多少昨天
四四方方的世界也是椭圆
椭圆的世界是一枚橄榄
一半是苦涩
一半是甘甜

第一章 花季诗情

一个青春玉女的形象，在她芳草初绿的心地冉冉升起。

一头秀发如瀑如云，一双杏眼流盼多情。

那么美丽纯情的女人，和“坏”字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也有些残酷。

美丽的女人藏有无限风景。

一个皎若春花，明若秋水的女孩。

一旦进入你的眼帘心际，方顿悟“美丽”这个词，对于青春生命的真正含义。

十七岁。阳光轻盈如梦，月色柔情似水。纯纯静静的眸子，有彩虹在升跃。

七色光环，正在注释尘世的纷繁和人生的意义。

少女心扉，渴求秘密，又藏不住秘密。

那秘密如白茸茸的小兔，轻轻一动，双颊的洁白梨花就转为桃红，随春风纷纷扬扬。

这就是花季。有诗人说。

花季属于十七岁。更属于周雪雪这样的女孩。

雪雪活泼多思的怀里，正揣着一个不安分的秘密。

它来自父亲。也来自母亲。

全因为一个连自己也不能不喜欢的漂亮温情的女人。

只要一接触她绸子般柔亮的目光，就明白父亲为什么能勇敢地超越曾经深爱的妻子，甚至视若掌上明珠的可爱女儿，固执地走向她。

她是一片丰茂娇丽的花地，深深吸引着年富力强的父亲。

雪雪隔着一条清清小河，向那双相依相偎的影子眺望，也受到一种诱惑。

内心的热潮波动，身子和神思便飘飘然然，她感觉又长大了许多。

雪雪曾十次百次地想过：她是一个坏女人吗？

那么美丽纯情的女人，和“坏”字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也有些残酷。

照书上的说法，她是父亲的情人，母亲的情敌。对她来说，

该是什么呢？她怎么想也没想清楚。

她当然喜爱自己的母亲。

母亲动人的青春，至今还在几册厚厚的照相簿里炫耀。父亲也承认她风韵犹存，对她的爱恋无法彻底抛却。

母亲只是在麻将桌上，那白净丰腴面庞的樱红小嘴叼着一支香烟时，显得有些平庸和世俗。

可母亲还是母亲。妈咪是永恒的。

雪雪叫她的时候，心底会涌起一股温馨的感觉。

她同情母亲。更同情父亲。

全因为那个叫白秋荻的大女孩。

她是一股含情的春风，吹入她的家，吹乱她的心。

女孩子对父亲的依恋，往往胜过母亲。

雪雪敬重父亲的个性和才干，更多是把他当作朋友，一个成熟刚强的男子汉。

黄昏。父女俩在楼院旁边绿草坡上漫步。

近外，是一片蓄满阳光金灿灿的葵花。远处，有一条清浅霞辉闪耀的小河。

女孩的眸子流动着诗意，忍不住发出欢悦的呢喃：“啊，爹地，我真快乐。”

“为我而快乐吗？雪雪。”

一股温润的风鼓荡着周永琦。这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一直认定自己最成功的作品，就是面前这个秀丽非凡灵气飞动的女人。

“不。爹地，我是你的投影和再造。但我不仅仅只为你而快乐，更重要的是为自己，为我是你的女儿而骄傲，而快乐。”

“有什么不同吗？我的小女神，你那么严肃认真，像在颂读

一段经典名言。”

“当然不同。如同一棵树，父女关系是树根和躯干，而你事业的成功，只不过是枝桠和叶子而已。只要有根扎入大地，就会有新的枝桠和叶子，由此产生无穷无尽的快乐。爹地，你说呢？”

典型的雪雪名言。

周永琦的心，常被女儿的话拭得更加洁净，更加明亮。

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感伤，并且无法掩饰。

“枝桠和叶子，必然有它枯萎和死朽的那一天。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

“可是，一片叶子的零落，预示着一丛新绿的诞生——只要有根。”

避开女儿明朗桀傲的目光，周永琦把自己的眼神，投向远处紫色的落霞。它在风中幻化，似雾里春花，有种带野性的潇洒。

爱读书的女儿，和读书很多的爸爸，总爱书生气地讨论自然和人生。

“要是，一棵树没有什么根须，就插在厚厚的土壤，也只有等死吗？”

父亲的语气好弱。雪雪很奇怪，她扑闪着大眼睛，若有所思地说：

“不见得吧，有的树苗虽然没有根须，只要有充分的阳光空气，以及水份什么的，它也能够地下自行生根，茁壮成长。俗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呀。”

周永琦如释重负地点点头。女儿讲的道理，他九岁的时候就懂，今年他三十九岁，听女儿讲来，竟然有一种隔世的陌生，

又有一种入世的熟悉和了悟。

“爹地，怎么啦，你不快乐吗？”

“小丫头，你看我像不快乐的人吗？”周永琦含笑接住女儿狐疑的目光，镇定地反问。

雪雪灵眸灼灼，语气肯定：

“快乐不是简单而机械的面部肌肉运动，快乐是心灵花朵，笑容不能代替快乐，它只能反衬出你内心的彷徨和落寞。”

血液冷凝，做父亲的这才发觉，自己唇边的笑，原是一枚苦笑。

好厉害的女儿，好敏感的雪雪。只要自己心空脑海中掠过一丝微风，她就能找到风的来向和影踪。

夕辉过分地变幻多彩，和人的心境反差太大。周永琦觉得自己成了影剧中的人物，雪雪成了夕阳下的投影，只不过她太鲜明热烈了。

“爹地，请原谅我的粗率。有一个问题，能请你教你吗？我说出来，不许你生气！”

宽厚而温良的父性情怀，在周永琦眼里心头游移流荡，平和道：“说吧，雪雪。”

“爹地。……你和妈咪之间，越来越淡漠……也许我说的不对，只是我的感觉……”

淡漠，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自然条件。然而，亲情一旦退化为淡漠，那份沧桑，那份迷惘，时而是吞噬一切的苦海，时而是羽翎不浮的弱水。

纵然烟浓雨润，纵然风月无限，纵然花柳繁花，在淡漠者心目之中，一切空空荡荡，如也如斯。

“雪雪，你不明白，夫妻之间总免不了有点什么的，尤其到

了中年。但爸爸不会因此而不快活。如果长此以往，我还不为伊消得憔悴吗？雪雪，你瞧爸爸真是因落寞而憔悴的男人吗？”

女孩“噗嗤”笑了起来，仔仔细细地端详着父亲。

是的，这个中年男子伟岸而健拔，轮廓鲜明的面庞，灼亮而神采的眼睛，哪有一丝憔悴的影迹？

三十九岁，华年正盛，尽扫奶油小生之娇柔浮躁，举手投足放眼含笑间，周永琦无不显露出成熟男人的遒劲风范。

“爹地，那你和妈咪……”

“别猜疑了，她还是你的妈咪。为了过去的爱 and 我们的雪雪，我并不想改变生活现状。”

“可你和那个女人……”

“你是说秋荻？雪雪，爸爸什么都不想瞒你。我和她是……朋友，很好的朋友。”

周永琦有些激动，双颊的红潮在霞光中辉映，他仿佛年轻了许多。

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吧？雪雪暗忖。在她心灵深处，不由为母亲发出一声轻叹。

一个青春玉女的形象，在她芳草初绿的心地冉冉升起。

一头秀发如瀑如云。一双杏眼流盼多情。亭亭玉立的身段，飘飘欲飞的衣袂，汇成一股天然气韵，使那很女性的生命，翠色欲流，灿灿春生。

“白姐姐，确实又年轻又漂亮，比过去好多影视红星。”她的话很轻，也很认真。

“雪雪，我结识秋荻，完全是一次偶然……”

他想作某种解释，又觉多余。灵惠的女儿，把他们之间的

关系，已看得很清了。

偶然。正因为有了偶然，人们才能得到意外的奇情佳趣，使得本来就短暂逼仄的人生时空，增添了无限生机。

有时候，纵然有霁月光风，纵然有奇英可掬。可是心境不到，机遇错落，只能得个失之交臂宝山空回，愁更添愁。

荏苒时光，悠长生命，永远失去了一段快乐，不管如何努力也无法弥补。

“爹地，你别多说了。我喜欢妈咪，也喜欢白姐姐。只是……站在你们三个人中间，我有点不安……”

“雪雪！”

他紧搂着女儿，眼眶有些潮湿。

女孩的柔情似水如波，男子汉再坚实的心堤，在这水波的柔柔冲击下，也会震颤，甚至融塌。

“爹地，你看，她在小河对面。”

周永琦又一颤，多水分的眼睛又吐出了火光。

淡淡夕阳，清清小河，一片缀满金黄、紫红、灰蓝野花的草滩上，亭立着一道白色倩影，如诗如画，似梦似幻。

“秋荻——”

他忍不住，热热地叫了一声。

“先生——雪雪——”

白衣丽人挥动一束野花，发出清朗甜润的欢叫。

她的激情使雪雪心灵一热，不由自主地举手应和：“白姐姐！……”

这不是偶然。

却是一次美丽的相遇。一个美丽的镜头。

说不清缘由的闲愁与相思，刹那之间，涌至心头，清清淡

浅的河面，浮现出一个白衣男孩的笑容。

不知他是谁。像白秋获是属于父亲的梦幻一样，他属于她的梦幻。

父亲已离开她，迎向那翩翩而来的白衣女郎，那么急切，那么冲动，简直忘了还有一双注视他们的晶莹大眼。

雪雪抬起眸子，不让小泪珠们流下来。

天上有团特别亮的云朵，它蓄满霞光，静静地带给大地最后一片光明。

一只轻盈的小鸟，在晚霞里飞。雪雪也想飞起来，可飞到哪儿去呢？

雪雪不是小鸟。她不光想拥有天空和大地，还要拥有她所爱的人。

她记起了第一次认识父亲女友的情景。

那天，她陪父亲去参加一座他设计的时装大厦落成典礼，去分享一份成功的欢乐。

进入大厅，礼仪小姐邀请父女俩到贵宾席入座。

接着有几位记者来采访。

“周先生，这座大厦设计得标新立异，红、蓝、白三种色调纵横不羁，颇有毕加索壁画的艺术魅力，请问有何特殊含义吗？”

“红、蓝、白三种色调斑驳陆离，追求的是一种紊乱和宁静的统一。动和静中生命的全部内涵，建筑和服饰理应体现这一基本的生命底蕴。”

“太好啦。周先生，你的意思是建筑和时装都有如生命，应该是活的艺术。据我所知，这也是桑桑时装女设计师的艺术追求，你们是不谋而合，还是心灵相通呢？”

“这么说吧，大厦的造型和色调设计，既是一种标志，又是一种愿望，和一件精心设计的服装有相似之处。也许，该称作‘巧合’吧。”

“桑桑时装正走红本市和海外，不少国际著名的时装大师也大为赞赏。周先生，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应该承认，桑桑时装正领导着一股新潮流。或是翩若惊鸿，动如游龙的青春热情型；或是静如处子，一任天然的高雅宁静型。它们都能体现生命人体的现代美，展示人类精神天性的健康美。和这些时装杰作相比，我的大厦设计也不值得骄傲。”

“周先生这么推崇桑桑时装，那你和白秋荻小姐关系很密切吧？”

“这次设计大厦，才认识她，普通朋友而已。”

这是雪雪第一次听见白秋荻的名字，完全没有异样的感觉，只觉得这个女性名字，有那么淡淡的一点诗意。

记者们刚散去，就有一位清纯秀雅的女郎，轻柔地说：

“周先生，这是你女儿雪雪吧，她好可爱。”

“哦，白小姐，请坐。雪雪，叫……白阿姨……”

“我叫白秋荻。雪雪，不要叫我阿姨，如果你愿意，叫我白姐姐好吗？”

白秋荻的目光，像是阳光下的藤萝，明亮而迷惘，布满太多的结，留下太多的期待。

和她的名字一样，她整个人，也有一种淡淡的诗意。

“白姐姐……”

雪雪的声音很轻，但有纯真的感情。

女设计师启齿一笑，整个颜面为之一朗，整个人别具风

情,更具神采。

美丽的女人藏有无限风景。

雪雪算是信了。但她没察觉父亲的身心为之一荡,眼里喷出的光焰热热辣辣。

“你就是我想象中的雪雪,像一朵朴素优美的小白花。雪雪,我好喜欢你。”

秋荻搂着她,好像她们是很熟悉的老朋友。

周永琦眼巴巴地望着女儿,似乎怕她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

雪雪樱唇轻颤,柔柔和和地说:“白姐姐,我也喜欢你,不光因为你漂亮能干,而是你的纯静和亲切。”

“好雪雪,你比姐姐可爱多了……”

白秋荻的目光,越过雪雪,直直地投在周永琦脸上,热忱而带一种执着的挑衅。

周永琦也不回避,自己的脸庞,还不至于衰败苍老得承受不住一个美丽女人的检阅和洗礼。

两对明眸,四道亮光,构绘出情感图案,雪雪看得清楚,一点不忌恨,只为母亲有些美丽的伤感。

音乐响起来,时装表演开始了。

顾秀健美的模特儿们,在特制的“T”型舞台上款款移步,一时间衣袂翻飞,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

模特儿们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之间,无不漾溢出俊美女性的现代风采。

袅衣娉婷,回风舞阳,是生命烘托了时装之美,还是时装点缀了生命之美,谁能说个明白?

“太妙了,妙极了!”